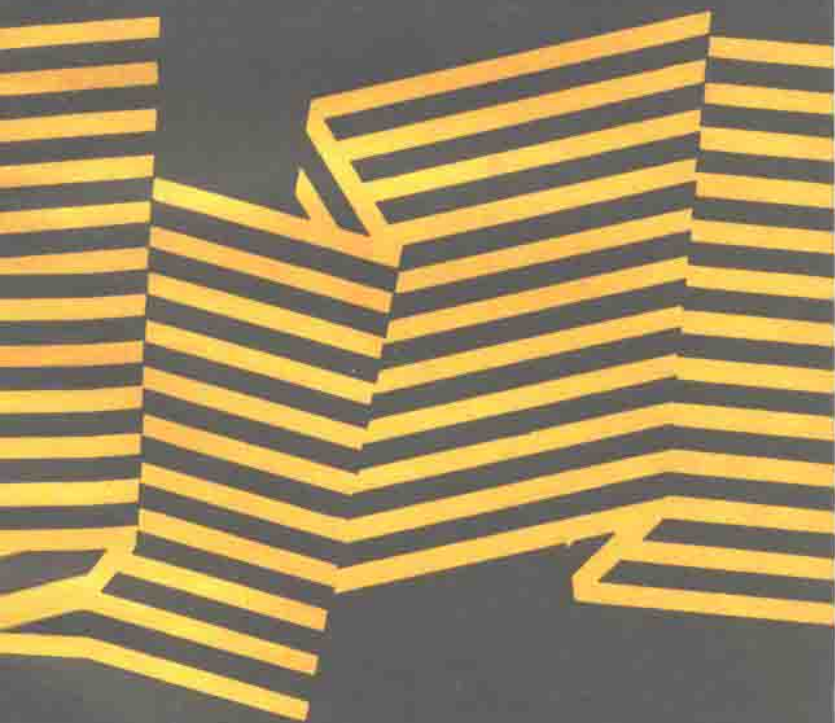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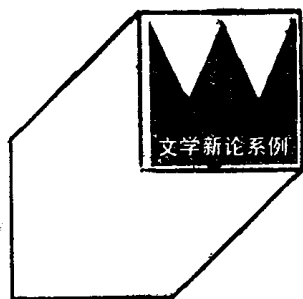


文学新论系列

# 当代文学 印象

● 洁 洪主编 ● 许子东著





● 洁 泯主编 ● 许子东著

# 当代文学 印象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梁玉玲

封面设计：王建纲

当代文学印象

许子东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商务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东张印刷厂印刷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插页：3 字数：126000

上海绍兴路5号

书号：10486·2

ISBN 7-5426-0010-9-I·2

定价 1.40 元



许子奇

许子东,男,浙江天台人,1954年生于上海。“69届初中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到江西广昌“插队落户”,后当过工人,读过工科大专(电气自动化专业)。198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得文学硕士。1985年任该校中文系副教授。自1980年起,陆续在《上海文学》、《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的论文。硕士论文《郁达夫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文学评论”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论文结集有《郁达夫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初版,1985年增订再版,1986年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优秀著作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中文系学术委员、现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近年来先后应邀至深圳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客座执教或访问讲学。目前除教书外,主要从事有关“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工作。

# 《文学新论系列》序

洁 泯

文学观念的变革，在创作上和文学理论上引起的波澜，给了人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它的成败得失，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当前此起彼落的评说是一项检验，长远一点看，由历史去作出评判更是一项严峻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探索，原是筚路蓝缕之举，需要走很艰难的道路。一切失误、挫折、险阻的遭际，完全取决于它有无坚强的生命力去承受。失误并不可怕，在于是否能勇于去作出修正；挫折不足以气馁，而端赖于有无锲而不舍的心力；一位诗人说，“探索是个崇高的字眼”，不畏险阻便是一种很崇高的精神。

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它的一股葱茏欣荣的盎然之气，如今活跃在文学理论论坛上的新秀，各各凭借他们不同的造谐，在这一理论构筑中各自作出着不同的探索与积累。他们的思维原素固然大量得益于外来的影响，但是开放意识的核心

既然是变革，变革就非觅取新知不可。觅取新知与承继传统本来是不冲突的，一群耕耘者已逐渐地深察到，吸取新知并非是否定传统，而善于向传统作挑战的，却是真正的传统承继者，要承继必须有所突破，才是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

我们编这套《文学新论系列》，目的只是在陆续介绍这方面有所成就的作者，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约请他们写一点系统的研究心得，以为读者们的参考。本系列所列选题，悉由作者自拟，至于著作之观点与立论，未必就是主编者的意思，因而也未必都为主编者所苟同，这原是符合百家争鸣精神的。但就其探讨和求索的精神言，却为我们所赞同。本系列体例迥异，但文章都各有侧重，不限体裁而自出机杼，也有是近年的文集。现在集合成簇的意思，无非是看一看近年中他们所耕耘的业绩。

# 印象：批评中的 一种“生气”（代序）

我很看重“印象”的意义。对文学批评来说，“印象”首先意味着我们接触作品时的一种情绪体验。当我们手不释卷或伤感或激奋或烦躁或惆怅时，此刻笼罩我们的印象，已不只是纯感官的，还包含着感受、感知和感悟，包含着联觉、想像和创造，要点是以湿润的心灵去触碰去拥抱去撞击艺术，“要点是感动，是爱，是希望，战栗，生活。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罗丹）倘若批评家只习惯于以干燥的理性模式去规范去分解艺术，只习惯于分析、提炼、概括和条理化，那与其说是思辨能力强，不如说是印象与感觉能力在走向迟钝走向麻木。少年时的我也曾有过捧着《战争与和平》第二卷脸颊滚烫和读着《热爱生命》肌肉紧张的时候，可现在接触作品越来越不易激动了，越来越注意所谓视角、情节、焦点和抒情方式了——这就是理性成熟？这就是批评家？我为之惶然。

其实，“印象”不仅是批评的前提，而且还是一种批评能力。既然深邃的思辨必须建筑于独到的



印象与坚实的感性基础之上,那么这印象与感性,不也就是一种主体力量吗?声、光、色、味的瞬间效应,主、客体(批评家与作品)的瞬间碰撞,很可能这就凝聚了一个人(批评家也是人)几十年的人生阅历、情绪积淀、社会经验和理论储备。在艺术领域,所谓“纯思辨”,常常(甚至必须)是和情绪、感觉乃至感官印象融化在一起的。我承认,我自己正是在各种高深理论与大量翔实资料的重重包围之中,才领悟到印象和感觉的重要性。就像到一处山水胜境去的机会多了,会乐于回想“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一样,其实这是企图追寻、玩味那一瞬间的心情。我逐渐发现,种种理论乃至体系,都不过是在帮助我推动我去更细更深地捕捉、玩味和体验那种“印象”——那种在我与艺术品之间的心理和情绪的对应关系,而不是相反要使我淡忘、轻视乃至抛弃这种“印象”。因此,我觉得,“印象”事实上伴随着文学批评的全过程。

“印象”作为批评能力中最有“生气”的一种因素,她活泼,生机勃勃,但不一定浮泛;她纤敏多情,但不一定浅薄;她自由自在,但并不任性随意;她无所不往,但也可以有所不为。如果“印象”流于浮泛和随意,那原因也在于主体的浅薄和溺情。“印象”中当有主观好恶、独特趣味乃至个人偏嗜存在,殊不知独到的“偏爱”正构成了“印象”的生命元素。“个性化”,“生气灌注”,与“生命之树常绿”,永远是有联系的概念。只有假定批评只是为了纯客观地接近客体真实价值,才会经常发出“评

价太高、评价过低”之类的感叹和警告，才会导致对主观印象的忽视和贬低。事实上，任何艺术批评都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批评的价值有时就现实在主体观照之中。这就是说，批评在社会形态定义上，主体同时也具有客体的价值。“印象”，也就不仅是批评的一个环节和过程，而且同时也是批评的目的。

在“印象”成为批评前提并渗透批评过程以后，有些批评家还憧憬着第三个层次：那就是化深邃的思辨、深刻的情感为某种可触碰可抚擦的感官印象，为具象化的声、光、色、味效果。在我看来，思辨的感觉化，不仅能加强理性与感情的联系，在思维和批评方式上克服纯知性方法之枯燥和僵硬，而且在批评文体上，也使批评家的表情能生动自然一些，能真诚地和颜悦色，能亲切地激动痉挛。艺术品总是“有模有样”“有滋有味”的，倘能在逻辑地、深刻地分析其模样、体积和容量之后，更能情绪地、感官地玩味其线条和光色叠影，品尝其色、香、味……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批评境界吗？

我可能一直无法步入这种境界，但至少，我可以表示我的向往。

写于1985年8月

原载《中国青年报》1985年10月11日

# 目 录

<b>印象：批评中的一种“生气”（代序）</b> .....	1
<b>新时期的三种文学</b> .....	1
一 “社会文学”主流的内在矛盾 及其分化.....	1
二 “社会文学”与“现代通俗文 学” .....	11
三 在“社会文学”与“探索文学” 之间.....	19
四 三种文学的分化、互渗和并 存.....	30
<b>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b> .....	39
附录：西方现代派对我国当代文 学的三次冲击 ——在一次座谈会上 的发言 .....	51

文学中的“情欲表现”	57
张承志和张辛欣的梦	64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之间	
——兼谈俄罗斯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忏悔”主题	73
一 热爱苦难?	76
二 不同的“忏悔”形态	82
三 “残酷”的才能	99
四 在东正教与儒家文化之间的鸿沟	108
在批评圈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兼论作品的多层次意蕴和多层次评论	116
曹冠龙的寻找	129
平淡乎?浓烈乎?	
——《棋王》过眼录	143
《艾依克》与“西部风格”	146
现代青年重回故乡	149

两个误解	
——关于“寻根”的寻根·····	152
现代文学研究：“拥挤”的学科？·····	155
文学批评中的“入”与“出”·····	164
文学批评中的个性色彩·····	172
文学批评与读书·····	190
文学批评与“浅论”“初探”·····	194
文学批评与我·····	202
后 记·····	206

# 新时期的三种文学

我所谓的新时期的“三种文学”是指：一，以经世致用改良社会为崇高使命的“教化型”的“社会文学”；二，以娱乐性趣味为审美追求的“宣泄型”的“现代通俗文学”；三，以文学自身为目的的“实验探索型”的“纯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定范畴内，也可简称为“探索文学”）。虽然这三种文学多元并存同时满足社会审美需求的局面直到1984—1985年才逐渐明朗，但作为文学倾向看，三种文学间的差异、矛盾、分化、互渗及消长，却是贯穿甚至支撑整个新时期文学10年发展的全过程的。

## 一 “社会文学”主流的 内在矛盾及其分化

“社会文学”和“文学的社会性”当然是两个概念。一切文学无疑都有社会性，都会有有意无意形态不同地表现出一定时代社会的某些特征，都会

从各种方式、途径、功能、效果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而所谓“社会文学”的特点只是：第一，作家明确意识到（读者也清楚认识到）文学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且视之为文学的基本功能；第二，作家自觉地以改造社会为创作目的（读者也有意在美学接受中获得教益），而且期望作品能直接参与乃至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社会文学”的美感属性本质上是功利的，“目的论”又使得审美判断经常伦理化，而伦理判断又每每政治化。“群体归属感”是社会文学最基本的审美心理特征。比如“伤痕文学”，种种控诉、哭泣、愤懑、呻吟，一方面从理性上加重人们的伤痛：“瞧，你的伤痕连着国家、民族的灾难！”另一方面又从心理上减轻了人们的伤痛：“你看，受苦受伤的也不只是你一个，人家也在流泪淌血……”前者正面强化了人们憎恨“洗劫”的社会姿态，后者又从后面帮助人们恢复去向明天所必须的心理力量。显然，这种群体归属感及其动态心理效应，是“伤痕文学”能以牢骚、呻吟等宣泄形式达到“解决思想”的理性启蒙效果的一个关键。事实上，1980年以前社会文学能够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这同当时人们的政治意念、伦理判断与审美倾向的某种一致性有关。时至今日，当分量凝重、封面严肃的《收获》、《十月》在报刊亭玻璃窗里越来越遭到明星头像武林高手或模特儿大腿的排挤挑战之时，人们怎会不怀着骄傲和光荣的心情留恋满城争说乔厂长、街谈巷议

《伤痕》、文学刊物因而也热销几十万上百万份的昔日繁荣！眼见今天“黄钟大吕”罕见，《东方美女案》却到处泛滥，评论家们又只是围着艰涩古怪的探索新作叫好，人们自然要怅然缅怀 70 年代末期文学自身追求与社会政治变革与大众审美趣味高度融洽契和的局面……是的，我们越是充分评价社会文学所曾经取得的创作实绩，也就越是会对社会文学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而感到困惑。正是这种困惑敦促我们进一步考察新时期“社会文学”得以繁荣的三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刚摆脱动乱的社会迫切需要文学来帮助它走向安定。“文革”以后，社会精神结构中的诸领域，在从混乱走向秩序的“拨乱反正”之际，都纷纷热切希望得到文学（这一似乎可以“百搭”的精神力量）的帮助。于是，文学就在既自愿又被迫地侵（请）入政治、法律、道德、经济、教育等领域后显得声势大振，好像力量强大。今天看来，“伤痕文学”当初所以能轰动社会激动民心，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作品中有比政论更尖锐的批判（《枫》），有比教材更有效的教育（《班主任》），有对法院无法受理的道德难题的解答（《杜鹃啼归》），甚至还有奖金分配方案，或告知青年们：可以烫发、可以跳舞、可以“听列宁喜爱的贝多芬的乐曲……”<sup>①</sup>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把这种文学承担的“百科全书使命”同缺乏教养的不

---

① 见白桦的诗作：《我歌唱如期归来的秋天》



发达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sup>①</sup>而我更进一步相信，只要社会陷入相对的动乱，文学背负“非文学负载”的机会和义务就必然会增加。正因为如此，正因为1978—1979年“社会文学”的繁荣与当时其他精神文化领域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百废待兴”、“百兴待举”有关，那么，随着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结构的恢复和发展（恐怕没有几个作家不在盼望和争取这一点），随着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及武术、健美、娱乐等种种非文学杂志分门别类地大量涌现，文学，或被迫从“侵占”别人的地盘里退出来一些，或自觉地把肩上非文学的负荷卸下来一点，这不也是正常、合理甚至是必然的吗？社会文学曾经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那么显眼的位置，对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政治改革起过那么直接、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推动

---

① “在我们这里，文学到现在为止，还拥有—种百科全书的意义，而这却是更有教养的民族所已经失去的。狄更斯所说的东西，在英国，除了他以及其他小说家以外，还有哲学家、法学家、政论家、经济学家等等等在说。在我们这里，除了小说家以外，就没有人来谈论组成他们短篇小说底内容的那些题目了。因此，即使狄更斯可能没有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有做一个时代追求底表达者的直接责任，从而这种追求可能在随便哪一篇小说中都找不到表现——但在我们的小说中，就不会有这种辩解。假如狄更斯和萨克莱还是认为小说家的直接责任就是要接触到一切引起社会注意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小说家和诗人对于这种责任的感觉，就应当更加强烈一千倍……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也还没有完全过去——引者注）。见《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选自《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